

中国能建北方建投女工“抗击疫情 与爱同行”主题活动获奖征文选登

小乡村路口的 执勤小伙儿

“小朋友乖,把帽子摘一下,叔叔给你量一下体温。”
“外地牌照的车辆,请车主出示身份证并下车登记。”
“老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为了您的健康今天就不要出去卖菜了吧。”
.....

农历正月十五早上,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与独山镇交界处的路口,一个年轻小伙子戴着口罩,穿着志愿者衣服,有条不紊地检查来往车辆与行人,一五一十地询问他们出行的事由并进行体温测量,劝返村里人员的不必要出行。

这位小伙子叫黄绪升,是公司巴基斯坦胡布项目部的预备党员。听到村里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疫情防控路口劝返活动,他主动联系村支书,要求加入团队、贡献力量。

据悉,西河口乡目前已出现3名确诊病例,由于村民的防疫意识比较淡薄,加上农村春节拜年习俗更盛行,仍有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举办宴会,来回串门,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其实这项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挺难的,特别是遇到那些蛮不讲理的村民。”黄绪升说。

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之前有一个小伙子执意要过关卡,无论工作人员好说歹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黄绪升通过村通讯员找到他母亲的电话,他母亲得知详情以后,立马打电话把他儿子劝回家了。有一个女子家里缺纸尿裤,着急之下执意要闹,黄绪升联系他初中开超市的同学,确认店里有纸尿裤,便把同学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告诉该女子,问题迎刃而解。

“既然不能在火神山、雷神山工地出一份力,那就从身边小事做起。自己的人党函调信还是村支部盖章的章呢,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啊。”说起自发参加志愿活动的缘由,黄绪升打趣回答道。

除了参加天津电建组织的抗击疫情爱心捐款以外,黄绪升还向共青团安徽省委驻天津工委及西河口中学党支部捐款,用于购买消毒液后捐送给安徽省及邻近的武汉市。

“武汉目前处于危急关头,咱们都是中国同胞,就像当时我受到别人帮助一样,现在肯定要回馈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黄绪升曾说道。(温晖)

最美的家庭

□岳茜妍

范,把病人送到后,身上穿的衣服不管多贵,冲完澡后都不能要了,全部更换新的,车辆也得冲洗消毒后才能返回,这样才能保证安全。只要是不同源病人,一辆120只能拉一位病人。

有一天晚上,他们转运密切接触者,仅是周良街道就跑了20多趟,4辆车每辆至少跑5趟,跑到天亮马不停蹄又继续工作。防护服更是一个死循环,穿了脱,脱了穿的,为了避免上厕所浪费时间,他几乎是很少喝水的,甚至不喝。在运送的期间,运转年纪最大的一位90多岁行动不便的老爷爷,只能靠医生抬上救护车。50岁的爸爸跟我说,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想,什么怕把防护服抓破,怕抬不动搬不动,他说他只知道每一秒钟都不能耽误。

今人医在手,手滥药不神。我的母亲在天津市宝德包装有限公司工作,早早的就复工去赶制一批加急发往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试剂盒的包装。我从心底敬佩我的父亲母亲,敬佩全国各地在一线的医护与工作人员。当我看着网上一条又一条的防疫新闻,我也曾想过,我怎么就不是一名医护人员呢?我也想去一线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今天的我,是一名电建的工作者,虽然我初入工作,但总有一天,我也能为国家献出我的一份力。像今日电建一线的员工一样,为抗疫抗风雪保供电工作。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我想,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更努力更拼命地做好我的工作,早日成为一名合格、优秀的电建工作者。(该作品获三等奖)

江城子·遇见樱花

□陈超

江城一夜陷危难, 风云起,诡谲现。 清冷长夜, 游子几人回? 纵使相识不相问, 留不住,泪轻弹。

一声令下齐援手, 城可封,心同在。 待到春来, 遇见樱花中, 人挽鬓丝花自笑, 问苍天,何来倩? (该作品获一等奖)

一直到黎明

□杨雪纯

“我听见你声音哽咽 却祈祷在深夜 我看见你红着双眼 却守望在窗前”

——《一直到黎明》

这个冬天,原本平静如常,这个春节,也本该喜乐安康。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无边的黑暗慢慢吞噬了本该属于我们的阳光,让我们变得无助、恐惧和彷徨?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想要在这万千世界里寻找那能为我们指路的光,让我们不再惧怕寒冷和黑暗?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承诺”、“我倡议”和“我宣誓”充斥着我们的身边,“博爱”、“责任”和“奉献”占据了我们的满心满眼?

是新冠肺炎爆发的时候,举国上下,一级战备,不给疫情一分一毫可乘之机。

是钟南山院士再次挂帅出征的时候,争分夺秒,舍生忘死,为我们筑起生命屏障。

是无数医护人员赶赴前线的时候,前赴后继,守望相助,以使命和担当与疫情赛跑。

“我会陪伴你,当你迷失在夜里,做你的眼睛,继续走向黎明;我会陪伴你,当你迷失在夜里,做你的眼睛,一直到黎明降临”,是啊,病房隔离了病毒,但隔离不开的是一幕幕暖心时刻,是大爱无疆、是黎明之光。

大概记忆里并没有哪一年是如此的盼望春天的到来,但没有哪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也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就像冬季的黑夜尽管无边漫长,也遮挡不住黎明的曙光。

真情永驻,能穿透阴霾;向光前行,必岁月静好。

愿我们能够早日结束这段不算轻松的旅程,风雪背后,那是春的消息啊! (该作品获三等奖)

●读史谈神

天津曾经的“捕雀”运动

□刘若芳

爱国卫生运动被世卫组织誉为“中国的国宝”,其兴起于1952年,在历史上曾为防控霍乱、鼠疫、天花、血吸虫病以及SARS等传染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各地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有效地改善了环境卫生状况,为疫情防控奠定了良好基础,更通过广泛的社会发动,形成群防群控、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

20世纪50年代中,天津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所以,天津全民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也有一项捕雀运动。

1958年7月,河西区成立了业余捕雀队,一个半月多,灭雀4500只。这支业余捕雀队,由工人、农民、警卫员、学生、店员和市民等130人组成。队员们在不影响生产和工作的情况下,采取了“上班前打,下班后打,假日整天打”的办法,在市区边沿麻雀多的地区,用枪打、毒杀、网捕和掏堵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反复扫荡。

1958年7月10日《天津日报》第2版有篇报道《掏麻雀》,说的是:6月29日,南郊区葛沽中学1000名同学,组织了掏雀小组。不到4天,就掏了1200个雀蛋和100多个小雀。这个学校一年级六组同学,在3天中掏了180多个雀蛋,还不甘心,决心同在3天中掏了240多个雀蛋和23个小雀的二年级四组比比干劲,争做全校捕雀先进班。塘沽三十油库的青年,15天掏小雀500多只,其中仅姬童学团小组5人就掏了192只。他们还摸出了掏雀的一些经验,中午天热,大雀不能在窝中久停,常飞出窝,容易发现雀窝。同时还发现麻雀上旬孵小雀,小雀下旬都出窝的规律。

1959年4月14日的《天津日报》也刊发《红桥区全面猛攻四害获巨大战果》的新闻报道,其中一段内容是:1959年红桥区捕雀专业队队员一个多月来,利用掏堵捕杀的综合战术,共消灭麻雀14000多只。当时,全国民众都被动员将麻雀赶尽杀绝——通过让它们无法落地,只能保持飞翔,最终死于饥饿和劳累。麻雀巢穴被破坏掉,鸟蛋被打碎,雏鸟直接被杀死,成鸟们在空中被猎枪打下。

专家估算有上千万的麻雀在这场运动中被杀,这场捕杀直接导致麻雀险些在中国绝迹,其实麻雀功大于过,渐渐的,麻雀被“平反”,臭虫列入“四害”之一。

●流年碎影

不畏艰苦的汽机人

□张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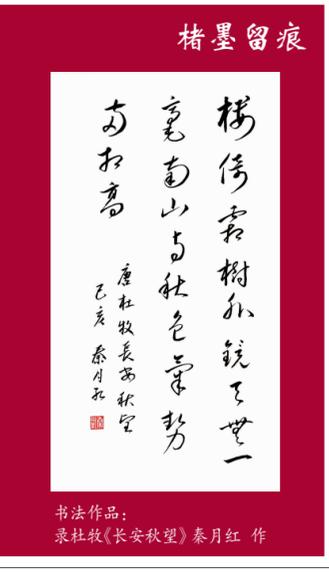
天津炭黑厂是生产导电炭黑、色素炭黑、橡胶炭黑、乙炔炭黑的专业厂,天津电建曾于1992年到1994年为其建设了自备电厂。工程建设规模为两台15t/h和两台3MW汽轮发电机组,总投资1223.5万元。由机械工监部上海发电设备厂成套设计研究所设计,其中建筑工程由中建六局一公司施工。

炭黑厂自备电厂安装工作由第二安装工程处负责施工,1991年4月公司安装工程单位重组,二处的主要施工力量已划归第三安装工程处,仍以汽机专业更为尤甚。但二处汽机队克服人员短缺困难,他们于1992年2月18日在处领导蒋振清、王德芳等人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了炭黑厂。

刚进点那阵,炭黑厂甲方部门协调,挤出的几间砖房,不是少门就是缺窗,屋内地面尘土覆盖,冷风灌进来,冻得人直打哆嗦。面对这种状况,汽机队工人师傅二话没说,立即动手干起来,修理门窗,垒砌炉子,打扫卫生。与此同时,开始平整现场。场地高低不平,土路烟尘满天,可当时又没有推土机,工人师傅就用镐刨、用铲铲,硬是用双手平整好了上千平方米的施工现场,搭

设了一个80平方米的组合平台。一个多月过去了,全厂职工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用辛勤的汗水为施工创造着有利条件。开始加工制作机具和管道部件后,几百公斤的加工作业没有吊车配合,就用人工挪位、翻转;放大样暂时没有大号地规就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千方百计往前赶。炭黑厂位于北辰区南王平镇,离市内较远,工人们上下班搭乘班车有一定困难,但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邓克勤师傅家住杨柳青,每天骑摩托上下班,有一天早晨下雨,邓师傅的车又在中途出了故障,硬是走了两个小时来到现场。烧水热饭也有困难,张秀英师傅就主动承担起来,每天午休前已将饭热好、水烧开,使大家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为了剪样板,高志远师傅将家里的剪刀拿到现场。为了工人们下班车后能喝上开水,住在现场的崔泽旺师傅早就烧好开水。

就是这样,炭黑厂自备电厂的汽机队安装工作有序推进,1993年,两台单缸冲动抽汽汽轮机及3MW发电机组相继安装结束,打出二处汽机队的威风,为公司争了光。1993年底,工程机组全面进入整套启动。



书法作品: 蔡明红《长安秋望》秦月红 作

我藏有一整套“蓝巢文化”丛书,这是曾经的天津电建子公司——蓝巢投资有限公司2003年7月到2004年下半年进军图书出版业时与一些国内知名出版社合作出版发行的。

2003年5月27日,北京蓝巢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海淀区注册成立。同年的8月26日,蓝巢投资下属的北京蓝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朝阳区注册成立,公司办公地点位于北四环中路华亭嘉园内,主要经营范围是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影视策划、展览策划、图文设计和图书出版。

21世纪初期,国家出版业形势尚好,文化公司就将图书出版列为了“重头戏”。台版《蔷薇之恋写真纪实》,刚一出版,就

●随艺情致

蓝巢出书知多少

□张辉

高居台湾金石堂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文化公司敏锐捕捉到之一信息,随即与知识出版社联手,于9月份推出“蓝巢文化”为品牌在内地推出此书。这本书记录了青春偶像剧《蔷薇之恋》拍摄的全过程,由曾经成功制作《流星花园》的可米公司制作。文化公司做了先期图书推广宣传和后期读者回馈工作,如抽奖一等奖为主演S.H.E亲笔签名书一册,再加上黄志玮、郑元畅、陆明君、叶童等演员的明星效应,图书一经面市便十分畅销,多次加印,在图书出版界打出品牌。

当时,文化公司不仅有崔海鹏、张勇、欧阳扶雨等图书行策营销高手,而且还有一位80后女孩李五月,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曾是“女子十二乐坊”的成员,也酷爱文学创作。在加盟“蓝巢”之前,2003年初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个人作品《草莓实录MV》,她与戏剧出版社有过良好沟通,经过她的运作,文化公司在10月11日,与戏剧出版社共同推出了台湾家喻户晓的主持人、作家吴淡如的《早知如此早幸福》《幸福人的座右铭》《做自己最快乐》,而李五月本人的《实习班主任》《在你的无名指刻我的名》《守你一辈子》三部作品也在该社年内付梓。

张勇策划了《新美体休闲》《采购美丽》《美人瑜伽》《办公室舒压57招》这个系列选题,由知识出版社审定印行,成为白领阶层知识女性的“生活宝典”。其中《采购美丽》是日本演员神乃麻美(杨思敏)的著作,也一度成为部分男士的收藏品。

此外,在主打“青春文学”牌的同时,文化公司也兼顾一手“管理文化”牌,先后与企业管理出版社合作推出《企业文化管理》《从思想到方法——学习型组织创建实务》等企业文化系列丛书。当时,与多数作者的合约是“首印10000册,版税率8%,赠送样书50册,3个月内出版,签订3年合同”。

2004年上半年,文化公司又与戏剧出版社合作推出了香港电影导演、编剧林爱华的《寻找周杰伦——真爱就在蓦然回首处》,以及国内作家陶莹(赵瑜)的《我们都是“坏孩子”》等图书,前者由于周杰伦在内地的持续走强而发行量相当可观。

后来,由于《中国农民调查》《往事不如烟》等书的出版,北京出版系统进行整顿,一些出版社与企业运营的文化单位合作持谨慎态度,使很多工作的推进速度变缓,加之文化公司与“北方文艺”社的合作不畅,在与蓝天出版社合作完成《企业文化宣言》《企业文化修炼》《企业文化修炼案例》三册图书的出版后,蓝巢投资决策层也同时前瞻国家出版业未来走向和互联网技术发展态势,决定撤出这一领域。

虽然这段时间不算长,但毕竟是天津电建在新世纪初期谋求多元发展、转型升级一次可贵的尝试。

天津电力发展趣谈

□张辉



天津电建与早期天津中小型电站建设

天津电建成立之前,承担了五零九电厂1号机组(0.6万千瓦)和2号锅炉安装,1号机组于1961年10月试运行,后因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工程下马未投产。公司正式成立后,承建了117地下电厂,其位于市西北郊,厂区、生活区占地60余亩。20世纪60年代末期,该工程是本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根据水电部(1969)水电军综字第315号文批复的117工程设计任务书,在天津市国防工业办公室117筹建处的组织下进行设计、前期及工程筹建等工作。1970年春节后,公司队伍正式进

驻,3月24日主厂房开工,1973年7月主地下主厂房封顶,土建工程基本具备安装条件。以后,因上海汽轮机厂2.5千瓦燃气轮机迟迟不能交货等原因,工程下马。下马时已建成地下主厂房3160平方米,容积50立方米的地下油罐4个,修配间300平方米,材料库250平方米,维修车间200平方米,家属宿舍3350平方米,泵房及驻军宿舍等。工程下马后归杨柳青电厂接管。接管后,由于设备长期存放,不利于保管,加之形势的变化,对117工程进一步做了善后处理。部分设备材料调出使用。价值202万元的设备材料于1980年9月起陆续报废处理。

公司在施工军粮城发电厂新建一、二期工程期间,还扩建了军粮城发电厂燃气轮机工程。水电部(1972)电综合字第128号文确定在军粮城发电厂厂区内,建设2台2万千瓦燃气轮机工程。采用DG5331型燃气轮机,CACW型空冷交流发电机,均为英国设备,燃料用10号轻柴油。1971年11月26日工程开工,1973年5月9日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1973年9月21

日第二台机组并网发电。投产后,因轻质柴油价格昂贵,发电成本较高,所以在当时仅作必要的调峰启用,后因油源短缺而退出备用,并于1989年拆除调往它处。

此外,天津还有几处小型电站建设,由天津及河北省电力行业的兄弟单位施工。1969年12月,建设了汉沽列车电站。当时由于用电负荷的需要,水电部决定将59号列车电站租给汉沽供电所运营,容量为6000千瓦,1978年调走。

1970年11月根据水电部(1970)水电电字第17号文同意将军粮城发电厂5号机组迁到汉沽建设,命名为天津电业局汉沽热电厂。由市生产指挥部、电业局、汉沽区革命委员会、天津化工厂、北京设计院等单位组成指挥部,负责电厂的筹建工作。厂址利用天津化工厂的地下厂房。建设规模为4台5万千瓦供热机组。第一期2台5万千瓦机组。后由于计划的变化,在1971年6月下马。

解放初期,滨江道发电所(第五发电厂)也建设了25吨/时锅炉工程及燃机工程。为提高4号机出力,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所安装25吨/时锅炉1台,70年代安装2200千瓦燃气轮机2台。后因机组落后,噪音大、热耗高、效率低、燃料贵等原因,于70年代后期退出运行。(连载之二十七)